

日头日头 照着我

唐慧琴 著

不曾被
世事诡诈
磨尽锋芒的“高尚的冲动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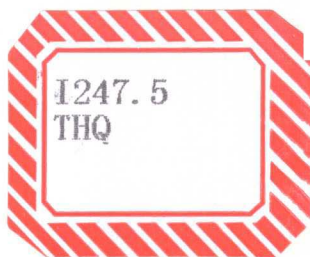
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I247.5
THQ

日头日头 照着我

唐慧琴 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头日头照着我/唐慧琴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08. 3

ISBN 978-7-5411-2666-6

I. 日… II. 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29100 号

日头日头照着我

RITOU RITOU ZHAOZHEWO

唐慧琴 著

策划组稿	林文询
责任编辑	何 炜
封面设计	任兆祥
版式设计	黄小骏
责任校对	汪 平等
责任印制	晋 冰
出版发行	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电 话	(028) 86259285 [发行部] (028) 86259303 [编辑部]
邮政编码	610031
网 址	www.scwys.com
印 刷	自贡新华印刷厂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10
字 数	268 千
版 次	2008 年 3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11-2666-6
定 价	20.00 元

著作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 86697071 86697083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28) 86259301

冀中平原的农村，正月初三，嫁出去的女儿都要回娘家上坟烧纸。出嫁的女儿再回娘家就是客了，娘家人一定要好生招待，上顿饺子下顿米饭，中午酒菜侍候。为了迎接姑娘回门，一大早家里就开始忙活，包饺子炸丸子炖鸡炖鱼炖鸭子，家家都飘着鸡鸭鱼肉的香味。

回娘家的女儿早早开始准备了回家要带的东西：上坟的纸钱必不可少，方便面、鸡蛋、糕点一应俱全，其他如鲜牛奶、果汁、饮料等则量力而行。这一天，女儿多的人家，就显得热闹，显得富有，显得喜庆，显得扬眉吐气。女儿家相互攀比谁带的礼物多，谁带的礼物实在；连襟们则凑在一起，喝酒较劲，比谁的酒量大，比谁的拳划得好，一个比一个英雄，一个比一个豪爽。

到了黄昏，总会有很多热闹而开心的趣事流传开来：谁家的女婿喝趴在桌子底下了；谁家的女婿东倒西歪撞到了墙上；谁家的女婿喝得脸红脖子粗，和老丈人掰起了手腕；谁家的女婿喝得迷迷糊糊，拉着丈母娘喊大嫂。



正月初三是个特别的日子，整个乡村突然之间都被注入了生机和活力，生动了沸腾了。

二〇〇三年的正月初三，柳树乡李家庄的任文秀没有回娘家。去年腊月，她和二兄弟媳妇珍兰闹了点不愉快。娘今年住在珍兰家，以珍兰的脾气，文秀回去她也不会给好脸色。但是不回家又怕娘难过，于是文秀找了一个合适的借口，说正月初三大姑子想和她叙叙话。文秀的公公去世多年，每年的正月初三都是大姑子回娘家，文秀也回娘家，两个人碰面的机会不多。

文秀的大姑子志玲嫁到本乡的太平庄村，女婿杨福海有心脏病不能喝酒。文秀的爱人志刚是独生子，所以正月初三，家里就显得冷清，文秀的婆婆也就显得落寞，嘴里絮絮叨叨羡慕女儿多的人家热闹。对婆婆的絮叨，文秀不以为然，在李家庄，婆婆除了儿女少，其他方面都比别人强。别人家的儿女大多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，志刚大学毕业在柳树乡中学教书，文秀是柳树乡政府的干部，李家庄谁不另眼相看？就连村里的干部也高看三分。文秀觉得婆婆的絮叨是不知足，很想问问婆婆，你女儿少，但吃的、喝的、穿的，哪一样比女儿多的人家差？文秀仅仅是想想而已，她不敢问。婆婆脾气暴躁，发起火来不认天地。文秀工作的乡政府，距离李家庄只有三华里，和婆婆处不好关系，很容易被单位的领导、同事知道，那样对她不利，显得她水平低。

初三早上，婆婆喊文秀起来包饺子。文秀看了看表，还不到六点，想再躺一会儿。婆婆又喊，声音明显提高了。志刚推了推文秀：“起吧，娘不高兴了。”

文秀一边穿衣服一边嘟囔：“娘也是，催命似的。”

志刚说：“老人家觉少。”

文秀把嘴一撇说：“不是觉少，是姑娘要来，激动得睡不着。”

文秀洗漱完毕来到厨房，婆婆已经和好面，等文秀调馅。家里来了客人，婆婆就让文秀调馅，说她调的馅味道好。文秀

剁了葱姜蒜，婆婆说：“不要放姜了，你姐不吃姜。”文秀认为饺子不放姜不出味，问婆婆把姜剁成末行不？婆婆看了文秀一眼没有说话，文秀赶紧把姜放在了一边的碗里。馅调好以后，文秀端到婆婆面前，让婆婆尝尝咸淡，婆婆拿筷子挑了一下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怎么放这么点肉？”

文秀说：“正月里，肉多了腥腻。”

婆婆说：“你整天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姐一年闻不到几次肉味，哪里吃出什么腥腻？”

婆婆的话味道不对。文秀想不起什么地方惹婆婆不高兴了，因为没有回娘家她心里也不痛快，赌气挖了一大碗肉馅放在里面，用筷子狠狠地搅拌着。

志玲来了，姑爷福海没有来，小林和小娟两个孩子也没有来。

文秀觉得很奇怪，问：“姐夫呢？”

志玲说：“老毛病犯了，在床上躺着呢。”

文秀又问：“小林和小娟呢？”

志玲斜文秀一眼说：“小林到同学家去了，小娟说她不愿意来。”

志玲话中有话。小娟大学毕业一年多了，志玲让文秀帮小娟找工作，文秀没有答应。现在大学生找工作，不是闹着玩儿的，没有三把刀子两把攘子，可办不了这个。文秀只是乡里的一般人员，办不成这样的大事，志玲却不理解。

文秀给志玲解释，但解释不通。在志玲的心目中，文秀是很有本事的人。本家侄子办结婚证，文秀领着，一次就办了；堂叔家生了孙子上户口，文秀捎带着也办了；邻居三叔的儿子超生交罚款，文秀出面，少交了五百。五百不是个小数目，可以买一千斤小麦，一千斤小麦就是两个人一年的口粮。

志玲不知道的是：本家侄子符合结婚条件，手续齐全，文秀只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；邻居的儿子少交罚款，是因为文秀和当时管计划生育的老孙关系好；给堂叔的孙子上户口，是因为派出所在乡大院办公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这样的小事给她

面子。

听文秀解释了半天，志玲说：“你和乡长书记不是同事？不是一个大院住着？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？”

志玲的话猛一听起来很有道理，有点一针见血的意思。文秀和她说不清楚，就保持沉默。文秀的沉默就显得有点理屈，好像是故意不办。于是志玲就不高兴，婆婆也不高兴。

志玲到坟上烧纸去了，文秀和婆婆烧水煮饺子。

志玲回来，眼圈红红的。婆婆埋怨说：“你爹死这么长时间了，哭两声是那么回事就算了。”

公公去世多年，往年上坟志玲从来没有这么哭过，想必是遇到了什么难事，果然志玲说：“如果爹活着，我也不至于这么难，小娟的事情也可以和爹商量。”

志玲的心情可以理解，文秀说：“你不要伤心了，即使爹活着，小娟的工作他也帮不上忙。”

志玲抹着眼泪说：“爹没本事，起码心是真的。”

志玲这句话文秀不愿意听了：“姐，小娟的工作我也真心想办，是我没有这个荷叶，包不了这个粽子。”

志玲说：“人托人，搬倒山。真心想办，没有办不成的。”

文秀急了：“姐，小娟可不是外人。”

志玲不咸不淡地说：“姘子和舅舅不一样，腿肚子插刀子，离心远哩。”

志玲的话有点过分，文秀很想反驳几句，忍了忍没出声。志玲是出家的女儿，和她较真吵起来外人会笑话。

吃饺子的时候，志刚说：“今天的饺子馅谁调的？真好吃。”志玲张口就说：“还能是谁？乡里的干部，嘴高级嘛。”

志玲得寸进尺，处处找碴儿，文秀按捺不住了：“平时娘可不让我调馅，怕我费油，今天要不是姐来，我可吃不上这么好味道的饺子。”

婆婆听出文秀的话不凉快，冲文秀发脾气：“吃饭也堵不住你们的嘴。”

志刚也数落文秀：“少说两句，怕把你当哑巴卖了？”

志玲说话他们都不出声，文秀说一句就遭抢白。文秀的脸上挂不住了，把碗筷往桌子上一放，起身回到自己屋子。

过了一会儿，志刚进来说：“大家都吃过了，你去收拾碗筷。”

文秀坐着没动。

志刚说：“大过年的，你怎么回事？”

文秀冲志刚发火：“你是聋子吗？你姐说的是人话吗？”

“你的嘴也没有闲着。”

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？”

志刚低声说：“你小声点，不要找碴儿闹事。”

志刚的“找碴儿闹事”犹如火上浇油，文秀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：“李志刚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谁找碴儿闹事？”

“你怎么回事？谁惹你了？”志刚也火了

“谁惹我谁清楚！”

志玲快步走进来，涨红着脸说：“你们不要吵了，都是因为我，是我不好，这个家容不下我了，我走！”说完，哭着朝外走，婆婆拉也拉不住。

志玲的一哭一闹一走，让矛盾激化了，婆婆冲到志刚面前，伸手就是一个耳刮子：“你这个没出息的王八羔子，我白养你了。”

婆婆的打骂让志刚怒火中烧，他指着文秀的鼻子大声说：“你给我滚蛋！”

婆婆对志刚的打骂让文秀失去了理智，她抄起桌子上的水杯朝地上狠狠一摔：“凭什么让我滚蛋？”

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喊：“我不活了，我活不了了！”

志刚把脚一跺说：“你不走我走！”

婆婆拉住志刚说：“你别走，这个家就娘多余，娘走！”

文秀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：“你们都别走，我滚，我滚蛋！”

出了村，文秀却不知道到哪里去。回娘家？娘会起疑心，她不想让娘担心。到同学家？同学父母双全，正月初三到她家

里不吉利。到哪里去呢？文秀觉得自己窝囊极了。结婚十几年来，第一次被轰出了大门，一种说不出的委屈让她难过得想放声大哭。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，不断有认识的人和她打招呼，她强装笑脸应付着别人。

文秀在村外徘徊了好久，最后决定到单位去。

2

柳树乡政府大院在李家庄和柳树村的中间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四周都是茫茫田野。门前一条柏油公路，朝东五十华里是平阳县城。大院坐北朝南，三排青砖瓦房。大院里面栽满了柳树，一到夏天，整个大院绿树成荫，十分凉爽。

柳树乡关于办公室的分配问题，多年一直延续这样的习惯：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在最后一排，中间一排东头是中层干部、各所站站长，西头都是女同志，前排是一般干部。文秀是文化站站长，占最西边，和她同一宿舍的是计生办小米。东边隔壁是组织委员林丽。林丽是党委班子成员，应该在后面一排，由于班子成员中只有林丽是女的，搬到后面不方便，就一直没搬。因为是党委班子成员，她的待遇和文秀有所不同，一人独占一间宿舍。

文秀到达乡政府的时候，天快黑了。

大院里冷冷清清，只有几个值班的同事在看电视，人大主席老孙问她这个时候来单位做什么，文秀撒谎说，家里来了客人，房间有点拥挤。老孙说：“你来了正好，玩扑克三缺一。”文秀哪里有心思玩扑克，她连忙说：“今天家里有客人，我喝得有点多，头有点晕，想躺一会儿。”

文秀躺在宿舍的床上，心情沮丧到了极点。这个时候，她发觉来单位也不合适，幸亏是老孙值班，如果是林丽就麻烦了。她的情绪一定不会逃过林丽的眼睛，如果让她发现苗头，不出

三天，整个乡大院都会知道文秀出问题了，各种的猜测就会纷至沓来。文秀有点后悔，今天太冲动了，现在闹得不可收场，回家面子上也过不去。

回忆今天的冲突，文秀觉得非常委屈，对大姑子志玲，她做到了仁至义尽。福海有心脏病，干不了重活，日子过得很紧巴，婆婆没少接济她。作为媳妇的文秀，从来没有计较过。志玲家里盖房子，小娟上大学交学费，都找他们借钱，几年下来，借了好几千，文秀从来没说过什么，更没提过还。文秀和志刚都是靠工资吃饭，日子过得也不宽裕。乡里的几个女同事都在县城买了房子，只有文秀还在村里住着。县城没有房子，儿子毛毛只能在村里上小学，村小学的教学质量比县城小学差远了。想到这些，文秀的心里就不是滋味，觉得自己没本事，没有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。

文秀心里委屈，也没有在面上表露过。志玲回娘家，她都是笑脸相迎，没想到，志玲见识这么短，就因为小娟的事，就这么冷言冷语地对待她，再说了，她也不是能办不办，是实在办不了，天下要办的事情很多，她文秀都能办了，岂不成了神仙？志玲咋就不能理解呢？文秀觉得自己过去太仁义了，毛病都是惯下的。想起志刚的凶样，文秀就来气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他还是第一次这么粗暴地对待她。还有婆婆，明摆着是激化矛盾，看她的样子巴不得志刚伸手打她。媳妇不是她身上掉下的肉，她不心疼。姑娘要走，她拉，她拽；媳妇出门，她纹丝不动。平时文秀对待婆婆够可以了，从来没有和她大声说话，处处看她的脸色行事，她说的对不对，也从来不和她计较。她的大度和宽容，竟然换来“滚蛋”的结局。

文秀太伤心了，她暗下决心：一定要给志刚点颜色看看，或者说给婆婆点颜色看看，不然开了这样的头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算了，这次让你滚蛋，下次该伸手打你了。她决定就一直这么“滚”下去，直到志刚彻底服气向她赔礼道歉才算罢休。

文秀的宿舍前有一棵水桶粗的大柳树，整个树冠遮住了房

顶，垂下来的柳枝把窗户也挡住了。文秀正月初三和志刚吵架以后，在乡里待了两天，为了躲避值班同事的询问，她很少走出自己的宿舍，饿了就用速热器烧开水泡方便面吃，其间，志刚打了几次电话，文秀都没有接。

3

正月初六，单位正式上班了。

刚过了年，大家都换了新衣服，显得很精神，站在大院中间相互寒暄，互问过年好。小米穿一身黑色的套装，庄重而大方；林丽穿一件大红羽绒服，在大院里面走来串去，像一团火苗在跳跃。相比之下，文秀就显得寒酸了，她还是穿着去年冬天的紫色花袄。小米问：“怎么没换新衣服？”文秀说：“洗了。”小米以为文秀是为没穿新衣服落寞，安慰文秀说：“你不穿新衣服，也比她好看。”小米说的“她”是指林丽，林丽和文秀一直面和心不和。

文秀和小米在宿舍里面坐着说闲话，人大主席老孙过来，他给文秀透露了一个消息，乡里的包村干部要作调整，可能要文秀包太平庄。

文秀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一惊。

太平庄不太平，是柳树乡最乱的村，乡干部戏称“外国地”。全村三千多人口，牛姓和杨姓占了三分之二，两姓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，矛盾不断。尤其去年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后，牛姓的牛二愣做了村委会主任，和支部书记杨抗的矛盾更加激化。年前两人因为宅基地的问题差一点动了刀子，牛二愣上任的第二天就砸了村委会门上的锁子。太平庄去年一年换了两次包村干部，一个副乡长包村半年被村民围攻了两次，另一个副书记被牛姓村民告到了县纪检委，声言副书记和杨抗穿一条裤子，合伙贪污公款。虽然县纪检委查无此事，但是牛姓村民仍然不

肯罢休，多次跑到县里上访，闹得乡里很被动。

老孙走了以后，文秀和小米分析，这一定是组织委员林丽的“功劳”。柳树乡的党委书记姚山海才调来不到三个月，乡里的情况他还不太熟悉，作出这样的决定只能是有人吹了耳边风。听说新来的姚书记和林丽的舅舅是同学，年前小米偶然看到林丽和姚书记在县城的“临界酒楼”喝酒，随同的还有人大主席老孙。老孙和文秀一直关系不错，他不会背地里出这样的损主意，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只能是林丽，在领导面前说三道四是她的特长。

自从原来的书记调走，乡长李平没有接任书记，文秀就料到林丽会有所行动。文秀和乡长李平的关系一直不错，李平不能接任书记也是林丽一直盼望的结果，现在果然如愿了，她怎么不有所表示呢？很显然，林丽想让文秀陷在太平庄，让全乡人看她的笑话，尤其是让新来的姚书记看她的笑话。

正月初七，乡里召开全体人员大会，会上果然宣布了让文秀包太平庄。

文秀决定找姚书记谈谈。其实谈只是一个过程，一个形式，会上宣布了的事情，是不可能改变的。但是文秀有压力，副书记副乡长包不了的村，让她一个小小的文化站长去意味着什么？她没有三头六臂，也不是神仙，她去的结局按照常规的分析只能是比原来的包村干部更惨。

文秀来到姚书记的办公室，发现林丽坐在那里。文秀以为他们在谈工作，礼貌地问：“姚书记，我想找你谈点事情，方便吗？”

姚书记微笑着说：“方便，林委员也是闲坐。”

文秀坐了下来，林丽并没有退出的意思，她是在故意显示和书记的特殊关系。

文秀说：“姚书记，让我包太平庄是不是小材大用？”

姚书记面色有点不悦：“什么大材小材，我这个人用人不看职务，只看能力。”



文秀感觉自己刚才的话有点冒失，连忙换了一种谦恭的语气说：“领导这么看重我，我很感激，但是我感到压力很大。”

姚书记说：“我了解了一下，你生活在农村，又在农村居住，熟悉农村的情况，你去比较合适。当然，难度是有的，但是，再难再苦的地方总得有人去是不是？”

林丽插言了：“姚书记让你包这个村，是对你能力的一种肯定。”

姚书记接口说：“是啊，大家说，你是很有魄力的一個同志，完全有能力把太平庄包好。”

文秀在心里说，什么大家说，是林丽说吧。

文秀非常反感林丽插言，她斜眼看了林丽一眼说：“其实我的能力和林委员差远了，不然你是党委班子成员了，而我怎么还是一般干部？”

林丽哈哈大笑：“文秀，不要谦虚了，要不是你是招聘干部，你早就在我之上了。”

林丽这句话说到了文秀的疼处，林丽是国家正式干部，而文秀只是乡镇的招聘干部。平阳县的政策是招聘干部可以在工资待遇上和正式干部一样，但是不能提升，这是文秀和林丽永远不能抗衡的地方。文秀的心隐隐作痛，脸色也变了。

林丽显然看出了文秀表情的变化，她显得有点得意。但是文秀也不是吃素的，她不卑不亢地说：“林委员说得对，招聘干部不可以提拔，让我包这样的村是不是瞎了？让林委员包也许更合适，出了政绩对林委员的提升有帮助。”

文秀很巧妙地把球踢到了林丽那里，林丽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

姚书记看出了她们之间的矛盾，不耐烦地打断了她们的对话：“你们两个不要相互吹捧了，工作上我希望你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。”

林丽故意大度地说：“当然了，需要我的时候，一定尽力。”

文秀看出了姚书记脸上的不耐烦，感觉和林丽斗这样的嘴皮子很无聊，于是起身告辞。

姚书记最后说：“文秀，希望你放下包袱，发挥你的才能，党委政府会全力支持你的。”

文秀知道木已成舟，只好也表了个态：“既然领导这么信任我，我一定会拿出百分百的力量把工作干好。”

其实最后这句话文秀是说给林丽听的，林丽你不是等着看我的笑话吗，走着瞧，谁看谁的笑话还不一定呢。

4

文秀和林丽的矛盾是女人之间的一种嫉妒。

文秀刚到柳树乡的时候，才二十二岁，比林丽小五岁。林丽已经结婚生女，女儿老是生病，一生病就会让她好几天上不了班，文秀每一次都到她家里看望，那个时候的工资很少，文秀总是挑上等的奶粉作礼物。林丽的丈夫脾气暴躁，两个人经常生气吵嘴，每一次受了委屈林丽就向文秀哭诉，文秀总是好言好语劝她，见林丽哭她也跟着抹眼泪。

她们关系的疏远是在文秀有了对象之后。

其实文秀很多地方是不能和林丽抗衡的：林丽省体校毕业，是国家正式干部；文秀却因为父亲早逝，下面有两个弟弟，家境比较困难，上到高二就辍学了，要不是赶上乡镇招聘干部，文秀只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妇女。

文秀唯一比林丽优越的地方是长得非常漂亮，她身材高挑，五官端庄，像白杨树一样可爱，尤其是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像熟透了的紫葡萄，透着一种天然的灵气。女人的漂亮是一种资本，同时也是一种麻烦，因为长得漂亮，所以文秀找了个好对象，于是就引起了林丽的嫉妒。

林丽的婚姻说白了是一种交换。林丽体校毕业分到一所乡村小学做教师，她认为教师没有出息，不会有大的发展，便千方百计想调离教育线。林丽的父母也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无



法帮助林丽实现愿望，林丽就利用婚姻做了跳板，和组织部副部长的外甥结了婚。林丽的爱人是县化肥厂的工人，没有多少文化，头脑简单，和文秀的对象相比有天壤之别。文秀的对象志刚大学毕业，英俊潇洒。林丽觉得文秀的命太好了，好得让她嫉妒，于是林丽就不平衡，不平衡就看文秀不顺眼，不顺眼的结局就是文秀结婚的时候她没有送一点礼物。

别人不送礼物文秀都不会计较，而林丽没有一点表示文秀就觉得太不近人情了，她们不但住同一个宿舍，而且关系相当亲密。礼物是小事，人情是大事，通过这件事情，文秀感觉到林丽这个人处事比较虚，表面上虽然不说什么，心却渐渐与她远了。

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使得两个人的关系彻底恶化。

事情发生在林丽和原来的张书记关系暧昧之后。那时他俩的事儿乡院里面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作为林丽的好友，文秀当然听不到这样的闲话，所以一直蒙在鼓里。

因为和张书记的特殊关系，林丽从妇女主任提拔到书记秘书，后来又跃到了组织委员的位子，妇女主任的位子就空了下来。那个时候，招聘干部还可以提拔，文秀就想争取一下，她找了林丽商量，林丽很支持，出主意让文秀给张书记送礼。文秀按林丽说的做了，给张书记送了五百元钱。可是事隔不久，这五百元却经林丽的手退了回来，林丽还代张书记答复了文秀，说这提拔妇女主任的事根本办不成，办不成的原因林丽却没有说。

文秀百思不得其解，送礼这么隐秘的事情，张书记怎么能让林丽知道呢？即使不收，也应该自己退回。后来有一次文秀偶尔看到张书记和林丽动手动脚，才找到了答案。

明白了这件事情以后，文秀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，对林丽彻底失望，既然你们两个是这样的关系，既然根本没有想让我办成，为什么还怂恿我去送礼，这不是耍我吗？

文秀很生气，本来想找林丽理论的，可是想想自己上班时间不久，就和同事闹矛盾不合适，况且林丽和张书记这样的关

系，闹得太僵对自己也没有好处，便咽下了这口气，却把不满埋在了心里。

后来县里出台了新的规定，招聘干部不准提拔。文秀觉得是林丽耽搁了自己的前程，对她的不满更加深了一层。

5

正月初九，乡里开会安排包村干部都到村里去：一是告诉村干部乡里正式上班了；二是看看过节期间有没有特殊的事情发生，有没有不稳定因素；三是给村干部拜个晚年。姚书记最后补充了一点：因为是正月，到了村里以后，村干部恐怕都得拦住他们不让回来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和村干部在一起坐坐，吃顿饭，也没有什么坏处，可以加深加深感情，有利于今后的工作，如果没有特殊事情，中午可以在村里吃饭，但是有一点，不能多喝，喝多了影响形象。

姚书记的话说得很实际，大家都高高兴兴地下去了。

太平庄在乡政府的东南方向，距离乡政府二十华里，交通很闭塞，乡里人戏称太平庄是柳树乡的“小台湾”。

关于太平庄，文秀并不陌生，志玲的婆家就在这个村，文秀去过几次，都是以串亲戚的身份去的，作为包村干部的身份去还是第一次。文秀以前包的是枣树沟村，那是个只有五百多人口的小村，支部村委一共才三个人。小村政治稳定，经济繁荣，和太平庄比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文秀和枣树沟的村干部处得不错，可是和太平庄的村干部能处好吗？她心里一点底也没有。

文秀在乡里待了十几年，由于招聘干部不能提拔，她一直都是文化站站长。文化站站长是个闲职，很少和村干部深入接触。太平庄的支部书记杨抗，听说很牛，除了书记乡长之外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

文秀去年腊月和杨抗有过一次接触，是和老孙一起去的。

太平庄由于两委矛盾，一直没有给老孙订杂志的款，老孙得到村里要。凑巧那天乡里的车都没有在，老孙只好骑自行车去。老孙怕路上寂寞，就拉文秀做伴。那天杨抗给文秀的印象不错：四十五六岁的样子，身材高大，浓眉大眼，五官端正，肤色偏白，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，穿着打扮也很得体，一点也不像村里的老百姓，倒像是在外工作的脱产干部。杨抗对老孙的态度也不错，和老孙诉了一番苦，最后从自己家里拿出钱给了老孙。文秀觉得他有点义气。

文秀到达太平庄后，首先到了杨抗的家里。杨抗家的房子看起来是最近一两年才盖的，宽敞气派。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，装的是铝合金门窗，客厅足足有四十多平方米，里面装修得简洁大方。客厅北面正墙上挂着一幅风景画，画面是两排高高的白杨树，给整个房间增加了一种田野气息。东西两面放着沙发，中间放着仿古红木茶几。东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造型类似葫芦的石英钟，黄色石英钟的两侧挂两串仿真辣椒，红黄搭配，显得分外活泼醒目。西面的墙上则挂一个宽大的玻璃镜子，东面的墙上的装饰被照到了镜子里面，形成了左右对称，显得客厅更加宽敞和谐。杨抗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喝茶，文秀在屋子里面站了一会儿，杨抗连最起码的礼节都没有，也没有请她坐下。文秀有点尴尬，硬着头皮坐在沙发上，把乡里的会议精神说了一下，并告诉杨抗从今以后，她来包太平庄。

杨抗坐在对面的沙发上，自管喝他的茶水。等文秀说完，他才抬起头看了文秀一眼，说了三个字：“知道了。”

杨抗的态度让文秀难堪，很明显，他没有把她放在眼里。文秀感觉脸一阵一阵发烧，一种被人蔑视的屈辱让文秀头脑发胀，但是她又找不到发泄的理由，只好尴尬地坐在那里。杨抗仍旧沉默，文秀也无话可说，这样的气氛让文秀窒息。她不想再待在杨抗的家里，于是起身告辞，杨抗身子动也没动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慢走，我不送了。”

文秀走出杨抗家的大门，眼泪差点没掉下来，对杨抗的好印象一下子没了踪影。自己堂堂乡干部竟然这样被人瞧不起，